

李宇明文集

195

阅读与体验

李宇明

人可以不写诗,但是心中要有诗;人可以不写书,但心中得有书,常须阅读书。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来形容我国典籍之多,但是国人爱读书者寡。据统计,中国人年均读书4.5本,而美国人年均读书29本,欧洲人更爱读书。

人类的知识,本源上来自实践,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源泉。但就个人而言,知识主要来自阅读。没机缘受教孔夫子,可以通过阅读《论语》获教孔夫子;没登过喜马拉雅山,可以通过阅读了解喜马拉雅山。宋代朱熹《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阅读是我们知识的源头活水。不爱阅读的民族是愚蠢的,不爱阅读的人是痴拙的。

书有两种:一种是实用性的、消遣性的;一种是历史筛淘出的经典。实用性、消遣性的书要读,但更应亲近经典。经典可以抚平躁绪,激荡思绪,让人终身受益。诗云:“书若湖水静,躁绪速抚平。开卷有风暴,心海波澜生。”

文化的基础是母语,经典是母语皇冠上的明珠。不尊重母语的国家是没前途的,未熟练掌握母语的人是无创新力的。

阅读经典,重在体验。比如什么是幸福?饥饿时得到一块黑馒头,暴风雨中有人送把伞,将被巨浪吞噬时漂来一块木板。这种幸福感靠传授是得不到的,要靠体验才能感悟,才能真正理解。

提倡阅读,提倡经典阅读,提倡全民阅读,提倡终身阅读。重视体验,重视阅读后的体验,重视在体验中阅读。

(本文作者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评书
评事
评人

195

阅读柏杨

陈忠实

闻知并记住柏杨,不觉间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朋友碰面聚首时,传递着台湾作家柏杨的名字,新奇到颇带某些神秘的色彩,原因是他的一本名曰《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在西安传播,首先在敏感的文学界乃至范围更大的文化界引发议论,似乎媒体上还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争论。我闻知这个信息时,当即到街头最近的一家书摊上买到这本书。那时候我住在原下的乡村老屋,夜静时读《丑陋的中国人》,竟读得坐卧不宁击掌捶拳,常常在读到那些精妙的毫不留情的议论时走出屋子,点燃一支烟,站在我的寂无声息偶闻狗吠的乡村小院里,面对着星光下白鹿原北坡粗疏的轮廓,咀嚼品咂那种独到的尖锐和深刻,更感到一种说透和揭穿的勇气,令人折服,更令人敬佩。就我的心性而言,这是很自然发生的情感和情绪。我可以不在意某些自我感觉良好到自我膨胀再到大言不惭胡吹冒撂的人和事,而当读到那些在自己尚未意识尚未发现的独到见解时,一种新鲜的富于启示的深刻,便自然地折服并出示敬重的情感了。一个令我折服并敬重的名字,是不会忘记的,这是柏杨。

二十多年后的今年夏天,我有机缘阅读柏杨的小说,如同初读《丑陋的中国人》时一样发生深层的心里震撼,却也有明显的差别,《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而敢于直面直言说出自己的独自发现,让我看到一个独立思考者的风骨,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隐藏在一篇篇小说背后的柏杨,却是一个饱满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的柏杨,透过多是挟裹着血泪人生的情感潮汐,依然显现着柏杨专注的眼光和坚定的思想。

以柏杨的短篇小说集《凶手》《秘密》为例,柏杨的眼光专注于台湾社会的底层生活,这是我阅读的直观感知。在他以各种艺术方式结构的短篇小说里,几乎全部都是挣扎在底层社会生活里多种职业的普通人——业务员、公司职员、雇员、教授或教师、娼妓等。每个人几乎都有痛苦到不堪存活的生存难关,都是令人心头发紧发颤的悲剧性人生。几十篇短篇小说里的百余个各色人物的生活悲剧,勾勒成上